

一路成长

■孙利波

那年那时

那天,天色暗了下来,太阳像橙色气球似的浮在前方的山头。一辆皮卡货车在石子路上颠簸前行。小山挺直身子,紧握方向盘,目光炯炯地盯着前方。车的密封性并不好,灰扑扑的仪表盘上指针抖动着。面庞黑亮的哥哥,正在副驾驶座上双目紧闭。小山感觉车里有点冷,却还是克制着和哥哥说话的冲动,不愿打破这场由他发起的“冷战”。

父亲走得早,长小山10岁的哥哥初中毕业便去南方打工,之后参军到西藏,成了一名边防战士。他的戎边故事,常常出现在小山儿时向小伙伴炫耀的讲述里。服役期满后,哥哥在藏北高原上离部队最近的小城开店做起了买卖。随着生意渐好,他娶妻生子,把根扎在了西藏。对哥哥退伍后不回陕西老家的选择,小山曾经很

不解。这是小山头一回来西藏,看似是一场投奔,在他心里却像是“逃亡”。几个月前的高考,一向成绩不错的他考砸了。小山对母亲说“想去哥哥那里散散心”,便来到了哥哥所在的小城。

小山很快喜欢上了高原。刚考下来驾照的他,每天开着哥哥的越野车去转神山、看圣湖,探访一切新奇的景致。他觉得高原让自己成熟了,颇有“上了高原是好汉”的豪情。

一天晚饭后,小山郑重地对哥哥说:“哥,你帮我也在这里开个店吧。”

哥哥愣了一下,仔细打量着小山。弟弟乖巧机灵的脸上已有了些高原的印迹,眉宇间透着别样的神色,辨不清是张狂还是自信。他认真地对小山说:“你还小,得去复读,考大学。”

小山决心已定:“我不考了,我要和你一样做生意。”

哥哥耐心劝说着:“你以为生意好做啊?”

“你都能做好,我为什么不能试试?”小山说。

“不行,你还在读书的年纪,先拿到大学文凭再说。”

长兄如父,哥哥不希望小山过早经历辛苦的人生,可小山的决心也坚定而强烈。于是,小山发起了反抗。哥哥下



姜晨绘

厨专门为他做了一桌好菜,他扒拉两口就撂了碗筷;嫂子想组织一家人周末野餐,他躲得不见人影……这天上午,哥哥对小山说:“我去给部队送一批物资,你不想去?”虽已有了几名员工,但只要给部队供货,哥哥总是亲自前往。

哥哥本以为小山会拒绝,没想到他却坐进了车里。哥哥装好物资,驾驶皮卡货车出发了。在国道走了100多公里后,他们进入一段更漫长的山路。狭窄的山路上,几乎没有车辆,但路况复杂,起伏不平。哥哥专注地操纵车辆前行,百无聊赖进入浅睡的小山,时不时被颠簸。

到达部队驻地,已是午后3点。小山发现,接收物资的官兵并不像其他人称哥哥为“老板”或“老总”,有的叫他“老兵”,有的叫他“班长”,哥哥憨厚地笑着,小山觉得“老兵”和“班长”都是神圣的称呼,他仿佛看见高原的阳光给哥哥身上披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

离开部队驻地返程时,小山抢先一步冲上驾驶室,拉上了车门。被挡在外面的哥哥焦急地拍打着车窗,大声喊着:“别胡闹,我来开车。”

小山依旧一言不发,笃定地握紧了方向盘。就这样,小山载着哥哥,踏上了归途。面对第一次驾驶皮卡货车的弟弟,

哥哥十分谨慎,像驾校教练般进行着他认为必要的提示。然而,他的提示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许是太过疲惫,哥哥渐渐眯起眼睛睡着了。

车经过一个又一个达坂,山上的晚霞被乌云吞噬了。寒气侵入驾驶室里,小山不禁打起了哆嗦。突然,他的一个喷嚏打破了驾驶室的沉寂,车猛地向前冲去。被惊醒的哥哥,本能地吼了声“小心”,但已经晚了,皮卡货车像愤怒的公牛,撞向路边的石头,巨大的惯性和强烈的冲击使得车辆翻转过来。

大地安静下来,夕阳正在落山,乌云彻底遮住了晚霞的色彩。远方的群山依稀显出暗淡的轮廓,天空开始飘雪……

小山是在浑浑噩噩中被冻醒的,胸口被方向盘挤压着,呼吸很困难。他想说话,却发不出声音。风裹着坚硬的沙粒,噼里啪啦拍打着破碎的挡风玻璃。小山感觉自己的脸被黏稠的液体糊住了。他费力扭头寻找哥哥,却发现驾驶室里没有哥哥的身影。他并不知道,哥哥在车辆翻转时,被惯性甩出了车外。

难言的恐惧和羞愧涌上心头,空气冷得让人窒息,小山想放声大哭却虚弱无力。天地间只有呼呼的风声,

时间仿佛停止了。

迷迷糊糊中,小山听见了汽车的引擎声,一束光划过了漆黑的夜空,他再次失去了意识……

一双温暖的手把小山轻轻摇醒。看到一个迷彩身影,小山问:“我哥呢?”另一个迷彩身影笑着说:“你哥也刚醒,放心,他的伤没你重。”

悬着的心落了下來。小山这才意识到,他已被抬出了驾驶室,身上盖着军大衣,一股温热的正笼罩着他的胸膛。他望向天幕,零星的雪已经停下了,冷冽的星空让大地变得明亮起来。

此时,一个迷彩身影的声音再次传来:“报告首长,我是9连副连长,我们遇到一起车祸,受伤的是兄弟俩,请求派救护车前来救治……”“是,明白!”“请首长放心,我们一定尽力保证受伤群众生命安全!”

小山感觉又有一件大衣盖住了他的双肩,有人小心翼翼地给他擦拭额头、包扎伤口,有人给他戴上了氧气罩。这时,哥哥的声音传来:“小山,放心,有哥在,还有这些好战友在,你不会有什么事的!”

小山第一次听见哥哥带着哭腔和自己讲话。他想回应哥哥,却说不出话,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

军医也赶来了,大家用担架把两人抬上了救护车。吊瓶挂了起来,温润的液体源源不断地输入小山的身体。

他听见一个兵对哥哥说:“你们的货车算是报废了,但车里的贵重物品我们都帮你们收拾好了。”

哥哥连声说“谢谢”。

小山听见另一个兵对哥哥说:“张班长我认得你,家里寄的快递每次都是你给我们捎过来的,而且从来不收费,战友们都感谢你呢。”

还有一个兵补充道:“张班长值得我们感谢的事情多了去了。就说他每次大老远给我们送物资,价格和城里的一样,且不说运费、燃油费,光每趟来回耗费的时间又要值多少钱,他这是贴钱支持咱们呢。”

小山听见哥哥说:“我就是个兵,永远是。”

救护车向城市驶去,离家的方向越来越远。小山感觉自己仿佛经历着某种成长。他想拥抱哥哥和每个亲人,他想再冲刺一回高考,他想投笔从戎参军入伍……

情到深处

日落黄昏,晚霞染红了半边天。一阵风吹过,沙枣树上仅存的几片枯叶在枝头摇摇晃晃。军嫂蒋丽华望着车窗外的景致,想到即将抵达丈夫所在连队,内心激动不已。

“还有大约20分钟到连队。”司机阿斯兰用浓厚的新疆口音说。阿斯兰是位哈萨克族大叔,为人热情,风趣幽默。10年前,蒋丽华千里迢迢来队探亲,恰好赶上丈夫邵帮俊有任务,临时委托阿斯兰去火车站接她。谁承想,10年后,当年的场景再次出现。这天,蒋丽华牵着两个孩子刚走到出站口,便看到那熟悉的身影——阿斯兰将近1米9的身高,在人群中尤为显眼。

蒋丽华激动地向阿斯兰招手,他却并没有发现,还在朝人群中张望。显然,阿斯兰已认不出她。直到蒋丽华和孩子走近,阿斯兰脸上的迷茫才瞬间消散,热情地挥起右手。

那年,蒋丽华与邵帮俊结束多年恋爱长跑,领证结婚。婚后,蒋丽华拎着大包小包坐上了开往丈夫驻地的列车。当时正值旅游旺季,车厢内人头攒动,寸步难行,蒋丽华买的还是无座票,一路上非常辛苦。

几经辗转,蒋丽华终于到达丈夫驻地的火车站。她远远地看见出站口有一个高大的年轻人举着一个牌子,上面的字写得歪歪扭扭,正朝人群中大喊“蒋丽华”。蒋丽华走近再三辨认,发现牌子上果真是她的名字。这个举牌子的人,便是阿斯兰。

一路上,阿斯兰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,向她介绍着新疆的风土人情,漫长的车程变得有趣起来。当车即将到达丈夫所在连队时,已近黄昏。无垠的戈壁上一棵树不知名的黄花在玫瑰色的晚霞下晶莹透亮,蒋丽华竟一时看呆了。

突然,远处山包上一个迷彩身影闯入视线。尽管相隔百米,蒋丽华还是一眼认出是邵帮俊。车停下后,她立刻跳下车冲过去。看着邵帮俊黝黑的皮肤、棱角分明的脸庞,蒋丽华几度哽咽。

夫妻俩向阿斯兰表达感谢后,目送阿斯兰离开。那天,蒋丽华跟着丈夫穿过整洁的营区来到家属房,一股清幽的香气扑鼻而来。茶几上的塑料瓶内,插着一束花,花瓣和蒋丽华在路上所见的一样。原来,这就是邵帮俊经常提及的沙枣花。

那段日子,邵帮俊工作结束后,就陪

花开四季

■刘欣雨 刘卓

蒋丽华在营区附近走走。蒋丽华最爱营区周围的沙枣林。她觉得沙枣树虽不及细柳婀娜,不及白杨挺拔,但倔强坚韧,有种别样的美丽。她至今记得那段美好的时光。沙枣树下,微风阵阵,花香四溢。她与邵帮俊彼此望着、笑着,时光是那么温暖。

探亲结束当天,邵帮俊和几位战友将蒋丽华一路送出营区。车辆启动了,他们还站在原地挥着手。蒋丽华觉得,他们与身后的沙枣林屹立成一道绿色的边防线……

时隔10年,蒋丽华又一次踏上旅途。这些年,虽然与丈夫聚少离多,但她心底始终以自己的名军嫂为傲。这次,她想让两个孩子也看看爸爸守护的边疆。

“穿过这片沙枣林就到了……”阿斯兰的声音中断了蒋丽华的回忆。如今,阿斯兰成了连队的“专属司机”。逢年过节,只要军属来队,他便自告奋勇前往。每当官兵向他表达谢意,阿斯兰的脸颊总会瞬间变红,不好意思地摆手道:“没事,一脚油门的事。”

阿斯兰和官兵间的友谊,在多年前就已建立。提起官兵帮他家加固房屋、找寻羊群、巡诊送药等往事,他言语中充满了感激。“我们是血浓于水、亲人般的情谊,你们的家人也是我的家人。”阿斯兰时常感慨。

入冬后,天气转冷,沙枣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。那天,蒋丽华打开车窗,仿佛闻见了扑鼻的清香。这清香和那年夏季的沙枣花一样,清新淡雅。花仿佛开了四季……



家庭秀

像鸟儿一样
飞进爸爸的怀里
胸前的红花
是盛开的笑脸
爸爸
今天的阳光
闪耀着我的自豪
今天的歌声
流淌出无尽的快乐
云染依恋蓝天
我的爱紧紧把你拥抱
陈玮配文

不久前,空军某旅干部杨国春结束任务返回营区。那天,刚进营区,行装未卸的他就看到赶来迎接的妻子和儿子。因为儿子杨奕墨张开双臂奔向杨国春。

王彬摄



高翔绘

糯米飘香时

■崔志勇

说句心里话

来队探亲期间,妻子亲手为我做了糯米饭。我一问才知,是因为此前我提到过母亲做的糯米饭,妻子看出我想念母亲了,便特意做给我吃。饭后,妻子在一旁忙碌,她温柔的身影与我记忆中的味道交织在一起,共同构成我心中温馨的家庭画面。而这场景,母亲未能见到。

母亲已离世多年。记忆里,母亲总是坐在屋檐下的那把旧椅子上,身影显得格外安详。她朝家里望,便能顾上调皮的,朝屋外望,便能照着家里的糯米饭小摊。

小摊支着炭火,使糯米饭一直处于热乎乎的状态。小巷有风时,会将木炭灰轻轻吹起。细细的烟灰在空中盘旋、飞舞,最终落在母亲的脸上,为她平添岁月的痕迹。母亲的眼睛微微眯起,几缕青丝飘散在额前。她的嘴角始终挂着那熟悉的、温婉的笑,仿佛沾在脸上的灰尘不过是生活中的小插曲,无法动摇她内心的坚韧与乐观。

7岁那年,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自此,家中一切都落在了母亲柔弱的肩上。对于母亲赖以生存的糯米饭,我年少时并不以为然,还曾因一日三餐皆是糯米饭,时常与母亲怄气。

长大后,我参军入伍。临行之际,母亲郑重地告诫我:“为人处世需守规矩,在部队最重要的便是能吃苦。”她还不停地请求接兵干部,多多关照我。

从满目青翠的南方到冰天雪地的北

方,我一边要进行紧张的训练,一边要适应南北气候、饮食的差异。在一个个辗转反侧的夜晚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与母亲相处的点点滴滴。

那段时间,从信中提到我的消极情绪,母亲寝食难安。她在一个个包裹中夹了一小袋糯米饭给我,希望能给我带来慰藉和鼓励。收到母亲寄来的糯米和书信,我决定调整心态。母亲的关爱,给了我战胜困难的信心。

第一次休假回家,我刚踏入弄堂,便望见母亲静静地坐在屋檐下。得知我要回家的时间,她早早地收了摊。晚上,她下厨烧了些我爱吃的饭菜。昏黄的灯光下,母亲用力拉风箱,使火更旺些来加热糯米饭。我默默走到灶前,拿起那未卖完的糯米饭,伴着两行清泪,大口大口地品尝着。

在这之前,有一年,母亲蒸糯米饭时,因天气炎热加之劳累过度,中暑晕倒了。幸好过往的行人发现,及时将母亲送到医院。自那以后,母亲便落下了偏头痛的毛病。

我在电话里劝母亲,不必再出摊了,母亲爽快答应。两年后,从邻居不经意的话语中,我才得知,母亲其实并未真正收摊。在我探亲的时候,她就不出摊了;等我归队后,她又重新出来摆摊。她心心念念多赚些钱,为我日后买房结婚作准备。

弄堂里的那把旧椅子,承载着母亲的辛劳和付出。母亲一直是为我才坐在那里,守着糯米饭小摊的。至今,我仍旧沐浴在她那无形的守护之下,感受着那份永不消逝的母爱……

心中的礼物

■张铁梁

找出爷爷当年的遗物,其中就有一本兵役证。兵役证泛黄的一寸照片上,是爷爷19岁的青春脸庞。

父亲用手机拍下爷爷的兵役证发给艾力。这是艾力第一次看到爷爷年轻时的样子。他仔细阅读证件上的每一个字,端详着爷爷当年英俊的模样,心里涌上一股特别的感动。

“当兵去!”这个想法在艾力的心里越来越坚定。

那年,艾力第一次报名没有通过。

第二年,艾力再次报名。这次,他终于如愿以偿。

新兵二连,艾力被分到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,班长发现艾力踢球技术不错,灵活性很好,爆发力很强,是个参加军事体育比武竞赛的好苗子。“上级要组织群众性练兵比武,我和连长都看好你,你不想去?”一天,指导员对他

“太好了,保证完成任务!”艾力来了兴致。他报名参加了30米×2蛇形

跑。准备过程中,他因为加练过度,导致脚踝受伤错过了比赛。养伤的那段时间,艾力偶尔会看看爷爷年轻时的照片。他觉得爷爷的照片似乎能给他传递力量。

伤好后,艾力又投入忙碌的训练中。第二年,艾力早早地开始为参加比武作准备。有了去年的教训,艾力再也不敢蛮干。在军事教员的科学指导下,他的成绩突飞猛进。决赛那天,艾力在一片惊呼中,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。

那天,艾力开心地跳起了麦西来甫舞。他想把这个好消息马上告诉父亲,也想告诉爷爷。他想,爷爷如果能够知道,也一定会为他感到自豪吧。

不久前,艾力荣立了个人三等功。当他站上领奖台,战友们的掌声如潮水般响起。艾力向大家敬了一个军礼,眼里泛起点点泪花。仪式结束后,艾力看着爷爷的照片,说:“爷爷,这枚军功章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”

家人

大二那年,艾力将当兵的想法告诉了父母。父亲高兴地说:“孩子,你爷爷也当过兵,那是60多年前的事了。你要是当了兵,就是咱家第二个军人了。”

对于爷爷,艾力是陌生的。在他出生的前一年,爷爷就去世了。父亲对于爷爷当兵的往事,了解得也不多。父亲

